

双清

SHUANGQING

◆旅人手记

最忆是莽山

栗碧婷

毫无疑问，去过的山林最难忘的是莽山。初见莽山的兴奋与激动至今都一直盘桓于心，久久不忘，那份清幽、旷古、峻拔、深沉，让人一下子跌进去，胸中的杂念滤尽。无需只言片语，是那样的陶醉而忘我。

莽山，地处湘粤边界，位于郴州市宜章县境内，与广东接壤。莽山地形复杂，山势雄伟磅礴，延袤六十余里，有九十九峰，山峰凌厉，沟壑横生，苍翠峭拔。浓雾中的山峰呈现不同姿态，连绵不绝，好似一幅巨大的水墨画，给人以万千遐想。

初闻莽山，是因当地的一位同学。虽相隔遥遥，但情谊深浓，每逢节假日同学都发来信息——欢迎来莽山。山能以“莽”字冠名，那该是多么峻拔多姿，辽阔无际。于是，便动了去一睹莽山真容的念头。

一路颠簸，终于抵达。走进莽山，正值盛夏，周边热浪腾腾，但心里的感觉却甚是凉爽。首先扑入眼帘的是满坡满山的绿，绿得那么深浓，那么辽阔，随着视线的转换，绿的层次也不断变化。脚下的小径旁，抬手可触的枝柯上，不远处的树林里，稍远处的古木群，更远处的山峰里，尽是翠意盈盈，绿色染透。风摇着草，推着枝桠，树林里似涌起一阵阵绿波，树下、小径上偶尔的花影，几声不知名的鸟鸣点缀其中。此时，清风拂眉，爽意染心，眼前的莽山，真的能让人看痴。莽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这里有地球同纬度保存最完好、物种最丰富的原始森林。

近山翠绿，野草嫩绿，远山苍绿，在莽山，领略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觉得一辈子值了。在盛大的绿意中，身上粉尘悄悄飘落，顿觉天地开阔，心境豁然，连心底都长出葳蕤的绿意，一切都充满生机，那种拔节生长的声音，真是人世最曼妙的音乐。

常言道，看山听水是人之雅趣。出门山水绿，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不得不说莽山的水。人与一方山水的机缘，想想，应该也是上苍的缱绻美意，有一种宿命的味道。记得我喜欢的一位作家阿贝尔在《灵山札记》里说：纯大自然的柔美与壮美，人类生存遗迹的永久与生动，都是我渴望的。说到水，不得不说到莽山“鬼子寨瀑布”，现在更名为“将军寨瀑布”。瀑布高达一百零八米，绝崖峭壁，飞瀑如一团白练倾泻而下，似千军万马奔腾之态，气势壮阔，形态酣畅。对于看惯了江南小桥流水的人来说，这水势定会惊得你目瞪口呆。空中相互激撞的水花如陡然炸开的碎玉，明晃晃的在你眼前飞舞。细小的水珠在空中形成层层白雾，如烟如丝，让人如同置身于仙境一般。

如此激越奔腾的水势让人想起范仲淹的诗句：“迥与众流异，发源高更古。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见过将军寨水的壮美，可是当你走到山边的溪水畔，看到一汪青蓝静流的溪水后，内心立马静下来，柔软下来。蹲下去，拨开片片落英，双手掬起一捧水，埋下头去，清风自来。溪畔闲坐，听流水淙淙，此刻这一汪溪水属于你一个人，这流水的曼妙也属于你一个人。

莽山群峰中，有一峰名天台山。纵观山体，似巨龙欲穿云霄，龙额鼻梁处是观音寺。据残碑记载，早在西汉初年，就有人在这里安居了，后来有僧人在这里落脚，看着山高景美，风景宜人，适合念经参禅。到了明末清初，传说李自成败退南下至莽山，修整于此，将观音寺改为回龙寺，后来因各种原因被毁，2003年又得重建。

立于殿前，举目四望，这些建筑并不显宏大巍峨，中午灼烈的阳光下，微翘的廊檐、青色的瓦片，于这古林中更显古朴。四周不乏青草与苔藓，不时有风声穿过周围的古木，和着古木的密语飘然而来。一个个古旧的窗格似乎一个个通往旧时光的隧道入口，显得安详而又充满古意。万般有来去，诸事有因由，当初面壁而立的参禅者、潜修者，心境里的情、愁，最终又如何化解呢？“道”是万物发生，道法自然是真义，在这里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又恍若那幽深的时光隧道藏有我们跟生命万物的联系。

（栗碧婷，邵阳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富”起来。每当父亲觉得“可可惜惜”而又有旁人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没有“脸面”，因为他的“可可惜惜”，凡是认识而不是很了解我父亲的人，都说他很小气。因为这点我们也听了别人不少有关这方面的“闲话”，故而为了显示与父亲的不同，我们有时就故意在他面前“大方”起来，甚至是故意气他，希望因此而挽回点“脸面”。每当这时，他的脸色很是难看，甚至于说是很痛苦！

父亲晚年的时候，侄女常对他说：爷爷，“可可惜惜”是您的口头禅！每当此时，父亲就嗔怒着做出要揍她的样子，而侄女反而先笑起来，于是父亲也笑了起来。因为父亲的“可可惜惜”，家里堆满了被他视为宝贝、而我们却视为“垃圾”的小物件，就算是一颗生锈的小钉子，他都舍不得丢掉收藏起来。每当我需要什么小物件急用而问他时，就在某一个旮旯里找出来给我，并自豪地说：“寸木成才，要用的时候就能有用了！”然而，这些小物件，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我们收拾了很大一部分烧掉了……

今年以来，不知怎么的，我这个不孝之子总是回忆着父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于是就时常听崔京浩演唱的歌曲《父亲》。吃饭的时候，也时常把有点剩菜的那只碗消灭干净。每当此时，我的双眼就模糊起来，脑海里就浮现跟在父亲身后一起挑着木柴爬架天岭的影像……

（蒋双捌，新宁县第五中学教师）

◆人物剪影

父

亲

蒋双捌

常说他是“饿殍鬼”投胎的。

父亲的能吃，最典型的一次是他考进武冈师范的1952年。其时家乡到武冈还没通车，从新宁一渡水到武冈的近两百里路程，父亲走了两天，中途只吃了两个红薯。下午到了学校，饿得头昏眼花。到了食堂后，因为学校为学生准备了晚餐而学生却没完全到校，以至于剩下了很多饭菜，学校就允许他们可以随意吃。于是，父亲吃了六碗米饭——这件事父亲与我们说过很多次，而且每次说完后，脸上会露出难得的笑容。

父亲读书时用过的一只皮箱子，我有记忆时上面就有了一个破洞，他把一些小物件什么的锁进了里面，我时常把小手从那个破洞里伸进去探奇。几次搬家后，这只老箱子已是风烛残年，母亲于是决定把它处理掉，父亲苦着脸说：“可可惜惜！”父亲的一只本来是黄色的背包，我小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泛白了，有了好几个颜色不同的补丁，后来实在破得不能再补了，丢掉又“可可惜惜”，母亲就把它剪

开，做了一个坎肩，给父亲上山砍柴挑担子用。而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好像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当年我家杀过年猪，最先要准备好的是盛猪血的盆子。而且，每次都是父亲拿着盆子去盛猪血，他怕别人盛不好而猪血流到了地里浪费了。

烧柴火时，余下的火烬他都要用一个瓦锅盖起来，以备下一次烧火时再用——父亲太知道砍柴的艰难了。瘦小的个子，体重不到一百斤，每次砍柴都是别人砍一担他却要砍两担，不是他力气大，而是他能“霸道”。他最后一次从离家十多里外的大山里砍柴，是他六十四岁那年。他把柴挑到离家不到几百米远的山坡上，实在是饿了累了挑不动了，就把一担柴分开，先背着一部分回家，烤了一个糍粑吃了后，又转回去把另一部分背回来。等我回家后和母亲把这担柴称了一下，一百六十四斤。那之后，我们不允许他再去大山砍柴……

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父亲觉得“可可惜惜”的事也随着“丰



南澳大桥

刘玉松 摄

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插晚稻要“赶八一”——这句话的意思是晚稻要在8月1日之前插下去，不然会影响产量，而早稻

的收割期是7月20日左右，短短十来天，要把田里金灿灿的稻子变成绿油油的秧苗，劳动强度非常大。

我第一次参加“双抢”是读初二那年的暑假。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吆喝起来：“起床，割禾去！”我睡眼惺忪地跟着父母来到了稻田。启明星挂在天边，风凉如水。弯腰，挥镰，只听见一片“嚓嚓”的响声。很快，我们身后就躺下大片稻穗。太阳爬到一竿高时，一亩水稻割了大半，父亲说一声：“回家吃饭。”这时，我感到腰有点痛了。早饭奶奶早做好了，小妹妹坐在门槛上等着母亲。吃完饭，碗还在桌上晃动，父亲就发出了命令：“走！”父亲和母亲抬着打谷机，我挑着空箩筐，又来到了稻田。这次，我们有了不同的分工，父亲负责割禾，我负责递水稻，母亲继续割禾。等到打谷机里的谷子满了，父亲就往家里的晒谷坪送谷子，母亲开始捆扎散落的稻草，我则去割禾。

太阳越来越高，天气越来越热，脸上的汗流进了眼里，刺得眼睛痛，流进了嘴里，又咸又涩。我和父母身上的衣服都被汗

◆乡土视野

双抢

申云贵

布帮我把伤口扎住，说：“你别挖了，去田埂上坐着。”我没有听母亲的话，硬撑着继续挖。晚上，解开布，伤口由于长时

间在泥水里泡着，呈白色。父母见了，心痛不已，命令道：“明天别去田里了，在家歇着！”我家有三亩多田，按原计划，“八一”之前能完成“双抢”。可天有不测风云，先是我受伤，接着母亲患急性阑尾炎动手术。于是，接下来只有父亲一人独自“双抢”。眼看“八一”临近，还有一亩多稻子没收割，父亲急得嘴唇上起泡泡。到了7月30日，邻居一家来帮忙，堂伯一家也来了。人多力量大，终于在“八一”前完成了“双抢”。

后来，我经过无数个“双抢”，练成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割禾，镰刀飞舞，只听到一片“嚓嚓”的声响；扮禾，一只脚踏把打谷机踩得“轰隆隆”作响，双手握着稻穗，往左边一旋，再往右边一旋，然后用力一甩，迅速把稻草丢掉；插秧，左手分，右手插，如鸡啄米。有一次，我去帮外公搞“双抢”。扮禾时，外公不断地喊：“慢点，慢点，稻草上还有好多谷子！”插田时，外公也不断地喊：“慢点，慢点，秧苗都浮起来了！”可我就是慢不下来。后来，外公再也不要我帮忙搞“双抢”了。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

◆湘西南诗会

星辰在头顶闪耀

(组诗)

十子

夏夜

晚风轻吹
窗台上的花草频频耳语
阳光和水分充沛
它们有足够的精力
谈论人间是非

隐隐不安的墙壁
正暗暗使劲
黎明来临之前
它要散尽自身承纳的暑气
把清凉还给早晨

晚风轻吹
星辰在头顶闪耀
我和对面这堵墙一样
屏息敛声
不置一词

我要一把锄头

不住地
往黑暗深处不住地开掘
挖出煤
挖出火和星星

炉灶边取暖的人
想不起洒在冷光里的鲜血
那些嘶喊也埋得很深
杳无声息

即使这样
我还是耍一把锄头
而不是乘凉的板凳

光芒

这突然出现的的光芒
令人眩晕

我朝它飞跑
无论迎着风雨
还是逆着冰雪

我朝它奔跑
频频回望
脚步踉跄

是的 我的过去已沉入黑暗
这光明里
却有着我想要的未来
(十子，邵东人，湖南省作协会员)